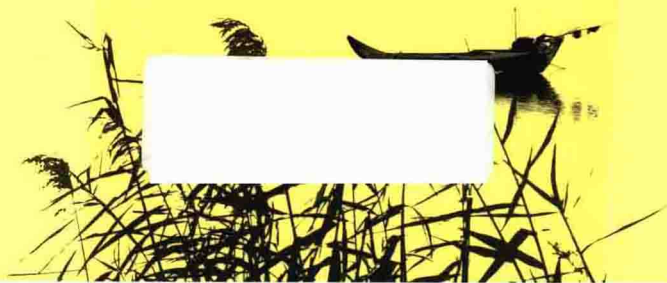


黄·大·明·长·篇·小·说

红蒹葭
· 第一部 ·
西津湖记

黄大明 /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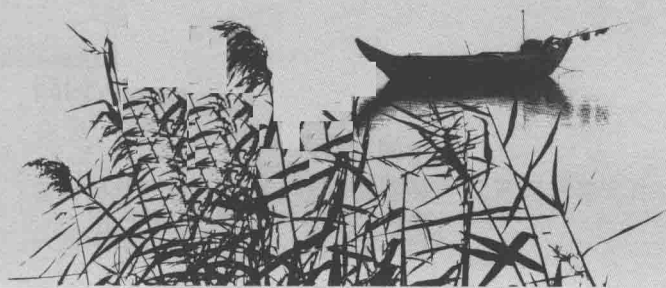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三峡出版传媒
中国三峡出版社

红蒹葭

· 第一部 ·

西津湖记

黄大明 / 著



中国三峡出版传媒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蒹葭. 第一部, 西津湖记 / 黄大明著. —北京: 中国三峡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80223-936-4

I. ①红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21233 号

责任编辑: 袁国平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100034)

电话: (010) 66112758 66116828

<http://www.zgsxcbs.cn>

E-mail: sanxiaz@sin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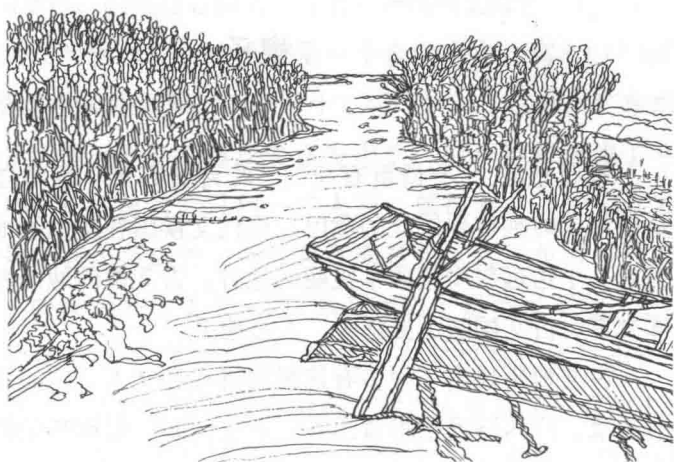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 印张: 10

字数: 240千字

ISBN 978-7-80223-936-4 定价: 28.00元



词曰：

重山莽莽，古驿纤纤，芳草连空域。试问闲愁都几许？
一川烟草，西津飞絮，梅子黄时雨。

蒹葭萋萋，暗香郁郁，明月唤初旭。风前横笛斜吹雨，
一帘幽梦，西城暮绪，骤起临风曲。

轻风翦翦，艾阳煜煜，窈窕白云女。风舞霓裳情万缕，
红巾翠袖，搵英雄泪，遗恨泣无语。



楔子

难以想象，“有诗就有魂”、“吟诗就高贵”竟出自于古艾原始丛林枫梓岭独臂徐铁匠的嘴巴。商代艾侯国在遥远的地球东方，那里是一个边远封闭但非常美丽的地方。古艾侯国地处赣西北，与湘鄂交界。古艾侯国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。

古艾地历代出了很多有建树的诗人和文人，比如北宋大诗人大书法家、江西诗派始祖黄山谷，古艾民间一般称呼他的号，其实就是黄庭坚，等等。古艾地有一座古城，是古代西安古堡遗址，被称作“西城”，素有“诗城”之称。这可能与这里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诗人有关。徐铁匠之所以对诗有着深刻的理解，可能传承了这里的文化基因。对此我们不去考证，只向大家讲述当今发生在这里的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西城附近有一个年轻的大湖泊，叫西津湖，这是“文革”期间开始修建的一个大水库。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人工大湖开始讲起。

(一)

那天老天像被谁捅破，滂沱大雨似瓢泼狂泻不止。黑魑魑的天幕，电光闪闪，西津湖面犹如火龙摆身翻腾，时而静卧水面，时而疯游湖床。湖汉的周遭，像是兵马俑复活壮观的阵列，筑成了嵯峨山



障。山风呼啸，像有数不清的野狼和藏獒成群结队，仰天长嚎。这里的雷鸣，尤为奇特，闪电过后很久，才有一声沉闷的炸雷，很吓人。

湖汉的南面叫枫梓岭，这原来是一个自然山庄，有22户106人，主要是徐姓和邱姓两族。清康熙十三年（1675）徐姓由广东梅州迁此，迄今八代。西津湖建成关水发电后，枫梓岭村落成了一个小湖汉，190米高程以上只剩一户人家，属徐姓，其他190米高程以下的均已移民至山外。当年移民搬迁包村包户单位是秀瑞县委宣传部。按库区关水要求，190米高程以上是可以不搬迁的，但宣传部工作组前来多次做工作，要这户人家也移民搬迁出山，留下太不方便了，然而，工作没有做通。这户人家其实只有两人，户主是一位老人，另一位是他的孙女。老人年轻时打铁出身，山里称他为徐铁匠，是西津山里有名的硬汉，下巴蓄着花白胡须，平常山风吹来显得十分飘逸，浑身透着一股仙风道骨之气息，虽然七十好几，但身板硬朗，胸脯挺直，两眼犀利，遇事双眉一蹙，长长寿眉会立马竖起，微微颤动。

雷电大雨之中，徐铁匠在老屋里大声吼叫，要他的孙女快拿盆来接漏。他的声音比雷声雨点还要大。徐铁匠的孙女叫红姑，红姑聪颖，苗条清秀，虽初中未念完就辍学，但山里女人针线、男人山地农活样样精通。只见她麻利弓腰从厨房端来一个大的洗澡木盆，放至厅堂，接住漏水。徐铁匠从屋檐下取来晒衣竹竿，一只手用竹竿，朝着红姑用手电照着漏雨的地方，顶着瓦片，想把漏雨的瓦顶上去一些，好压住下边的瓦片。徐铁匠顶了几下，屡未成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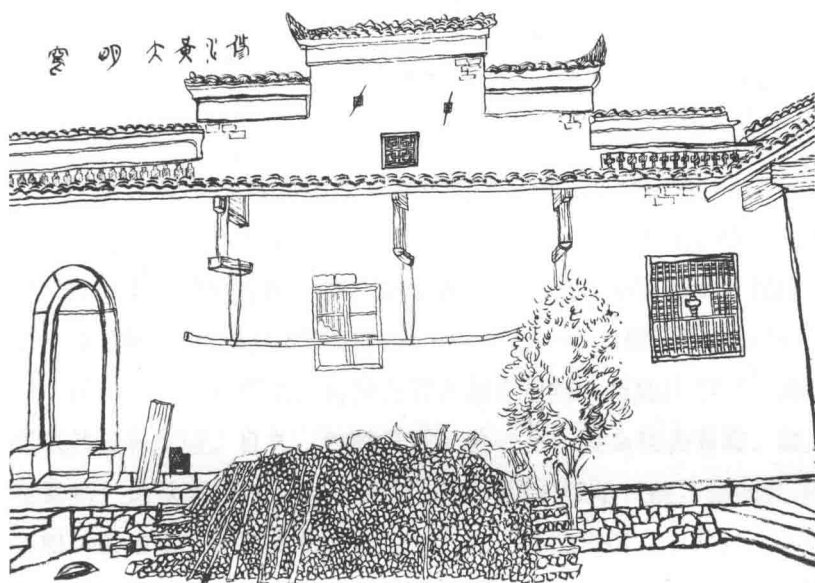
徐铁匠责备红姑说，你电筒打到哪里去了啦？看都看不清哩！徐铁匠开始发火，嚷道，你没有吃饭？打不起精神？红姑辩解道，我不是罩住了么？徐铁匠仍不满道，上一点！红姑说，我



对着了呢！手电光突然一灭，红姑急得两手死劲将手电筒在手中拍了拍，手电复又亮了一些。当红姑手电光一不小心移走，徐铁匠顶瓦的力度一下失控，屋顶瓦片被掀翻，顶出了一个大窟窿，雨哗哗漏得越来越厉害。徐铁匠气得把竹竿往旁边一掷，随手就在红姑脸上扇了一个巴掌，骂道，你个死姑孀，叫你死得出山去，你就是不走，你守着我，有什么好呢？屋外一闪一闪的电光，让我们这才看清这对爷孙俩的轮廓。原来徐铁匠是独臂，一只空袖随着身子扭着在虚晃飘动。红姑一根粗粗长长的辫子盘缠在后脑勺，眸子里满是委屈的泪水。徐铁匠还在嘟噜着，人倒霉盐罐里生蛆！红姑没有顶嘴，把手电筒塞到徐铁匠的手中，飞快搬来一个长木梯，轻巧地攀援上去，用手把顶翻的瓦片理好，尔后小心翼翼将下边的瓦向上边移动，一只手托住上边的瓦，一只手动下边的瓦，屋漏就此被彻底征服。

徐铁匠累得坐下来后，红姑赶紧去厨房帮祖父打来一盆洗脚水，让徐铁匠洗脚。红姑坐在八仙桌前看着祖父洗脚。这是她每夜里必做的功课。她已习惯了。她记不起这样看，看了多少年。反正，从她懂事起，就这样子。自小起，就听她祖父边洗脚边吟诗，什么“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”。徐铁匠洗脚，从不用手。山里人说，懒人洗脚脚搓脚。但徐铁匠不是懒人。红姑坐在一旁拭泪，徐铁匠清楚红姑此刻心里还在怄气。红姑终于开口，对她祖父说，公啊——，往后莫要赶我走，你每次这般说，我心被刺得辣辣痛，好难过哟。徐铁匠只有脚在蠕动。微闭双眼，身子丝纹没动，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，红姑以为他在想他的诗。其实徐铁匠在想，还真是月光生毛，大水冲桥哩！红姑知道她祖父不会承诺她什么。但她每次说出来，心里方会舒服一些。

傷風火明堂





深夜，老屋后面由徐氏祖上栽下的百年古樟，被山风刮得飒飒作响，古樟四周，是一片楠竹林子，它们经不住狂风的恣意摧残，吹得东倒西歪。雨更大了，山沟里的水，骤成了山洪，在落差大的地方，形成巨大的瀑布，飞泻而下，向西津湖一倾而去。没有雷电时，西津湖面伸手不见五指。当电光一闪，可以看到空中的大雨像水柱似倾斜插入湖中，煞是恢宏壮观。须臾，枫梓岭对面的岛上发出了一闪一闪的灯光。

(二)

红姑发现了湖对面岛上求救的灯光。今日白昼，她已注意到有两个钓鱼人在岛上垂钓。西津水电站建成之后，湖里经常有人钓鱼。红姑来到徐铁匠的房间，站了好久，又怕惊吓着祖父，犹豫片刻，还是开了口，轻轻呼唤着：公——，公——。徐铁匠已经睡了，没有回话。红姑轻声说，笕箕岛有人总在打灯，可能出事了。徐铁匠依然没有反应。良久，红姑又说，公——，要么我去看看，救人要紧哟！徐铁匠突然一翘从床上坐起，吓了红姑一跳。徐铁匠说，备船，去猪圈给我取蓑衣。你一个人去，会把我担心个死！

红姑摇着桨，小船穿梭似在雨网中向笕箕岛划去。船一靠岸，一个黑影扶着另一个黑影来到船边。一个黑影说，谢谢老乡来救我们。我们的帐篷被风刮到湖里去了。我弟生病了，现在发烧很厉害。徐铁匠说，快上船吧。船驶回了枫梓岭湖汉，风被挡住，这兄弟俩顿觉有了安全感。红姑先上岸，拉着纤绳，固定在左岸的一棵桑树上。黑影扶着黑影，红姑举着他们的应急灯，一行人蹒跚朝老



屋走去。进屋后，红姑推开自己的闺房，让生病的弟弟坐在床沿。红姑把老桌案上的煤油灯捻亮一点，端着灯，在发出陈旧气味的衣橱中，找出了她祖父两套对襟黑褂和对折短裤，塞在哥哥的怀里，说快换上干衣，莫惹湿气。那人说，谢谢！红姑觉得煤油灯久没修理灯芯，不怎亮，于是灵巧地用左手两只纤指，捻住灯罩的下端，取下，右手扭大，暗房一下光亮起来，她用剪刀修了一下灯芯，把灯苗扭小，复又罩上灯罩，煤油灯一下明亮了许多。

红姑这才看清，这兄弟俩长得何其相像呀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铸出来似的，心里感到十分惊讶。聪明的哥哥一下看穿了红姑的心思，笑说，你看我们长得很像吗？我们是双胞胎。我叫阿光，我弟弟叫阿明。红姑恍然大悟，哦了一声。她出去了，让他们兄弟俩脱下湿衣。红姑用木盆盛来一盆水，站在门口，问道，衣换好了么？见屋里有人应声，红姑进来，用毛巾给阿明做冷敷、降温。红姑关切地问，这样舒服一些么？阿明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眼里充满感激之情。红姑很大方地用手摸了摸阿明的前额，对阿光说，还是蛮烧的。阿明对阿光说，看有没有讯号，给阿姣打个电话。红姑说，老屋这里还没有讯号，手机打不通，水库渡口才可以打呢！到我们这里钓鱼的都打不通手机。阿光试着拨了几次，还是没有拨通。红姑说，我们山里退烧有个土办法，要试一下啵？阿光说，好哇！阿光问红姑，我们怎么称呼你呢？红姑说，我从小长大，山里的人都叫我红姑。阿光说，那我们也叫你红姑，好吗？红姑说，好呀。红姑出门去了，阿明说，这家人真好，山里人挺纯朴。阿光说，你发现了么？他爷爷是独臂，只有一只手，还去救我们。这对孪生兄弟都感到这户山里人家既真诚，又神秘。雨被打住。明月从湖中升起。阿光从老屋土窗探视湖面，想起秦观的诗：

西津江口月初弦，水气昏昏上接天。

清渚白沙茫不辨，只因灯火是渔船。

一会儿，红姑回来说，她公正在找薄荷油，在水里只要放一点，用水冲冲身子，烧就会退下去。阿明照红姑说的去做，果然甚是凉爽。红姑叫阿光也去洗一下澡，说她和她的公在夏天都会洗薄荷澡，相当清凉舒服。做完这些，红姑要徐铁匠去睡，又去问阿光和阿明，是不是肚子饿了，要吃什么？阿光问阿明，阿明摇摇头。阿光对红姑说，我们吃了干粮，饿倒不饿，就是把你们爷儿俩折腾了一个晚上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来日一定要好好酬谢你们。红姑说，这有什么？你们城里人，出门在外，总有不方便的时候，我们山里，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就怕不能满你们的意。阿光感到这话讲得何其的好！阿光庆幸自己，在当今喧嚣浮躁的大环境里，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，找到了一块清凉纯美的地方。是啊，有时候天地之间，就是那“最不值钱”的才最值钱呢！信不信？信不信由你。

天亮时分，阿明果真退了烧。外面的雨停了，屋后竹林的鸟儿唧唧喳喳叫唤着。窗外山岚，垂连翠野。淖旁绿草，情牵碧湖。面脉水流，冷滴漫沙。阿光和阿明收拾行囊，红姑在厨房为他们做早饭。徐铁匠在湖边捡了一些山洪卷下山来的树丫柴火，码在屋檐下。他们吃完饭，阿光对徐铁匠说，我们会记住你们，你们救了我俩兄弟，我们还会来。很少有笑容的徐铁匠脸庞稍稍舒展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他那雕塑般冷漠木讷的表情。阿光用征询的口吻说，我们出湖，能送一下我们吗？我们会付费的。红姑对徐铁匠说，公，我去送一下，好吗？徐铁匠闷闷地“嗯”了一声后，说早去早回。阿光从他牛仔裤屁股右袋掏出一个皮包，取出钞票说，昨晚你们救



了我们，不好算，我们付多少钱都不为过，但我想是要算的，算双倍，80元，今天送出湖40元，早餐10元，住每人10元，总共加起来150元，你们看这样行啵？阿光将一张100元，一张50元的钞票递给徐铁匠，徐铁匠接过钱，把50元收下，放进内衣口袋，100元退回给阿光，说道，就50元，我没有找。昨夜接你们到我家歇，不收钱。不是下雨刮风，请都请不来。他的话毋庸置疑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阿光和阿明一定要徐铁匠都收下，徐铁匠转身就走。阿光突然发现，这老人不凡，有一种高贵不俗的品格。你瞧，他表袋还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呢！红姑说，我公就是这个脾气，莫再说了，趁早，我们上船吧。

(三)

一叶轻舟，双桨惊鸿，水天澄清，影湛波平，重重似画，曲曲如屏。湖面一旦平静下来，碧绿沉静，倒映着青山和湖边苍翠欲滴的松杉乔木，空气显得格外透明。山石上缠着青藤，龙茸地伸到了湖面，底下的湖水，一派清冷戛玉之声，此处实乃“灵山多秀色，空水共氤氲”。离开枫梓岭，阿光环视四周，有一种别样情感。那枫梓岭，有点像苏轼描绘的司马光的独乐园：“青山在屋上，流水在屋下，中有五亩园，花竹秀而野”。只见枫梓岭上的橘子花开，在空气中散发了一股幽幽清香。阿光回头，望见徐铁匠老屋门前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松风吹解带”，下联是“山月照弹琴”。阿光知道，这是王维的诗句，他在念大学时读过，现在还记得。王维诗曰：“晚年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



旧林。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。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”阿光心底叹道，徐铁匠这老翁不一般，莫非是一位深山隐士？阿光诗兴大发，随即吟出一首诗来：

石根虫语鸣，薄岚空山灵。

秫秸绕篱笆，老屋寄骚情。

阿光和阿明坐在小船尾端，红姑素妆多态，频回眄睐，摇着船桨，向山外悠然驶去。阿光看着阿明，阿明看着阿光，两人哑然失笑。开始红姑不解，后来看到阿明用手捏阿光对襟黑布衣衫，红姑才明白他们笑什么。两个西城人，一副山里人的行头。红姑说，你们俩人，叫我来认，我还真的分不出来，长得太像了。阿光和阿明像在摄影棚里坐着给摄影师照相似，俏皮地笑着，让红姑看。红姑眨巴眼，仄着头，左看右看，上瞧下瞧，摇摇头说，昨晚到底是谁发烧谁没有发烧，我还是分不出来，真的。阿明对阿光说，我告诉她。阿光微笑了一下，不置可否。或许孪生兄弟之间的心灵感应，昨夜红姑去给阿明做冷敷，用手摸阿明的额头，阿明心跳不已，阿光是知道的。阿明对红姑有一种异常的好感。阿明想了想，对红姑说，我还是不告诉你，让你自己去发现，我们还会来的。阿光心里明白，阿明也在向她暗示，以后钓鱼，要固定到这个点。

红姑是挺聪明的山里姑娘，是一位让任何男人见过之后就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种生动少女。阿光、阿明从她那丰腴的身姿，看到了一种原生态的健康的美丽、善良和机灵，她烂漫似牡丹之向日，芬芳如芍药之迎风，特别是红姑笑起来，朱颜皓齿，两腮绯红，露出好看的笑靥。红姑从昨夜到现在，在和他们的接



触当中，似乎从他们的说话里，稍微能分辨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。在她的印象中，红姑觉得那个说话稳重一些的是哥哥，那个俏皮一些的是弟弟。阿明提出，让我试试划船，好吗？红姑立刻感觉到并脱口而出，笑说，你是弟弟，你是阿明！阿明也笑了，说你猜对了。红姑说，你就莫划，发了高烧，昨晚出汗太多，身子虚，早上又没吃多少东西。阿明两臂弯曲，做了一个健美的动作说，我好了，不碍事的。红姑说，想划就划吧。兄弟俩都看出了红姑的细心，觉得这姑娘像一块磁铁，紧紧地把他们吸住。他们在想，这么一个偌大的水库建起来，绝大多数的山里人都移民搬迁到山外去了，她为何不走呢？她爷爷为何不走呢？像她这样的好姑娘，要么早就嫁到山外去了，要么就去沿海发达地方打工去了，还守在这么封闭的荒山郊野干什么呢？阿明说，你公挺有意思的，表袋里还插了一支自来水笔，现在谁还插那玩意儿。红姑说，我公平常不插，把你们当官人了。平常有乡里领导来，要么他出门去，都这样。我偷笑过他，他生气，装样子，说我不懂事哩。阿光也笑了。

清风徐来，涟漪荡漾，水光潋滟，山色空蒙，湖明如镜，倒映蓝天。红姑对阿明说，你先别动，让我先起身。先前也有一个钓鱼的坐我的船，不晓得船性，起身太快，差一点掉到湖里去了。红姑边说边安放好船桨，站立起后，灵巧而大方地拉着阿明的手，阿明依着红姑一个美丽的闪身，就对调了一个位置，红姑稳稳坐在阿明原来的位置，而阿明伸长双臂，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平衡。红姑咯咯地笑起来，说道，站住哟！掉到水里，我可救不起你这个大男人。阿明站稳后，说，若掉到水里，这可难不住我。我会游泳，我是体育老师，在大学，我是学校蛙泳冠军。红姑惊叹地

